

ЯЗЫК: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语言 经纬

华 劭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

语 言 经 纬

ЯЗЫК: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华 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经纬/华劭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

ISBN 7-100-03663-1

I. 语... II. 华... III. 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51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ÁN JīNGWĒI
语 言 经 纬
华 劭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663-1/H·931

200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 23.00元



作者简介

华劭，1930年出生，祖籍湖北浠水。1951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50年代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长期从事语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攻普通语言学、俄语语法学，并涉及语义学、语用学。著有《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句法）》，改编苏联科学院新编的《俄语语法》（句法）。参与编写和编撰国家统编教材《现代俄语通论》、《大俄汉词典》，曾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华劭论文选》。

华劭现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任经教育部审批成立的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90年在莫斯科获得世界俄语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序 言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此,各种学派众说纷纭,每种学说似乎精彩与偏颇并存,既使人增进知识,又给人留下遗憾。看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不同方法去剖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类单位和各种功能,从而接近或者说逼近所研究语言现象的本质和全貌,也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主张。作者受工作性质和知识水平限制,难于广泛论述各家学说,只能以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为经纬,把语言学中一些重要的问题编织在一起,不敢奢望构筑科学体系,只是试图摸索出探讨课题的路数。

这本书是作者在讲课稿的基础上撰写的。1985年前后,作者受命为研究生开设“普通语言学”。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在前苏联学过这方面的课程,但一些知识已被遗忘,另一些则显得陈旧,只得结合我国俄语教学界的实际情况,自编教材,从头做起。具体做法是以从语言研究到言语研究为主线,围绕若干重要课题,广泛搜集选择材料,介绍不同观点,找出问题要害,确立研究方向。当然,也谈一些自己的观点,与学生共析疑义。由于这些课题对认识语言、从事俄语研究和教学都很重要,“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得到了好于预期的效果,部分讲稿内容,也随着毕业生流传校外。

在行将退下讲坛之前,在领导、同事和学生的鼓励与敦促下,作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重新编写。其中,删掉了两章,即“话语的

实际切分——主位与述位”及“言语的心理活动过程——话语的产生与理解”。原因是关于前一问题，我已发表数篇论文，对其新的发展，来不及概括、反映；对后一问题，则坦言认识不够深入，有待继续研究。其余各章均是对原稿加工整理而成的。成书后，李锡胤教授通阅，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李红儒同志参与全书校勘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作者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已整整五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已经尽力了，作者在1949年学俄语时，用的竟是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词典和俄侨乌索夫编的语法。半个世纪之后，我国俄语教学与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毋庸讳言，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所做的贡献还不大。我国语言学，包括俄语语言学，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对年轻的后继者，我们寄予厚望。若这本书能对他们在今后前进道路上有所帮助，作者就算达到目的了。

最后，作者对鼓励、支持本书出版的黑龙江大学以及俄语系和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的领导，校内外同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表示诚挚的感谢。

华 劭

于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2001年7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1)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1)
二	不同的语言观		(3)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10)
四	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		(14)
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	能指与所指	(19)
一	什么是符号		(19)
二	语言符号的结构要素		(24)
三	语言符号的特殊性		(38)
第三章	语言符号系统是层级装置	单位与层次	(50)
一	层级与层次		(50)
二	语言系统中基本功能单位的层次		(53)
三	本体层次与分析层次		(58)
四	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层次		(60)
第四章	确定语言单位	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	(70)
一	为什么要确定语言单位		(70)

二	在言语的可见层次上分离线性单位	(74)
三	区别、同一、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的关系	(82)
四	各基本集合语言单位的组成	(88)
第五章	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97)
一	组合关系	(98)
二	聚合关系	(102)
三	组合和聚合的联系与对照	(105)
四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广泛运用	(114)
第六章	语言的系统性质 单位与结构	(123)
一	语言的系统	(123)
二	语言系统中的单位	(127)
三	语言系统中的结构	(136)
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 共时与历时	(148)
一	共时与历时	(148)
二	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	(154)
三	关于语言发展的规律性	(169)
第八章	超符号层次单位的研究 语义与句法	(180)
一	语言学把重点转向高层次的语言单位	(180)
二	从形式到意义的句子研究	(183)
三	从意义到形式的句子研究	(189)
四	从语义与句法的结合切入句子研究	(195)

五	句子的语义与转换·····	(206)
六	衍生的复杂语义结构·····	(212)
第九章	从语用角度研究话语 说话人与受话人·····	(216)
一	什么是语用学·····	(216)
二	言语行为中的核心结构要素——说话人与 受话人·····	(219)
三	言语行为·····	(233)
四	语句中增生的意思·····	(247)
第十章	篇章(话语)语言学 篇章的关联性与 整体性·····	(264)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连贯话语·····	(264)
二	篇章的单位·····	(273)
三	篇章单位之间的关联性·····	(285)
四	篇章及其单位整体性·····	(308)
第十一章	语句中名词的指称 逻辑性指称与 语用性指称·····	(325)
一	名词的指称、词义和句法功能·····	(325)
二	指称与逻辑·····	(337)
三	指称与语用·····	(371)
第十二章	语言的社会属性 作为社会现象与 文化现象的语言·····	(395)

一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395)
二	语言与社会·····	(398)
三	语言与文化·····	(407)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像其他科学一样,语言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觉察研究对象
对象的复杂性与它的进步直接相关,语言科学的发展阶
段就是它对此领悟程度的梯级。

E. Benveniste

语言可用两种方式研究:游离于生活之外和沉浸
生活之中。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人
们所探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往往标志着从感性经验总结过渡
到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某一科学研究对象认
识上的变化与飞跃,往往导致形成新的学派或进入更高的阶段。
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物
(объект),它指在观察、实验、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简单
地说,就是研究的材料;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предмет),确定对象

往往与某门科学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从哲学上讲,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却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的科学可用同一现象的同一物质材料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物,但却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医学和社会学都把人作为对象物,其研究对象却分别是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说,人的生理属性的各个部分,如生物基因、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又分别是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复杂对象物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某种属性和功能都可以构成某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每门科学不一定要有专一的、独有的对象物,却必须有独立的对象,以细胞为研究对象的细胞学,其研究对象物却可能分别是植物、动物或细菌。按照传统的观念,在一门科学内,不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材料所包含的不同对象。然而,近代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出现,已经动摇了这一观念。有些综合科学把复杂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应该说,语言现象就是这类复杂现象。

在日常用语中,语言反映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的内容:它既指人类共有的作为共相的语言(язык),也可指具体的语言(языки),如汉语、英语、俄语,甚至可指个人说的话语类型(идеолект)。语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同时是生理、物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因而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探讨,并相应地把它看做生理机制、物质音响、心理活动的过程、社会交际的工具或文化积淀的载体。常常看到许多含义深刻、但旨趣相异的语言定义:从“符号系统”到“思想的直接现实”,从“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到“无穷句子的集合”。这些定义还没有涉及因时间推移、地理分布、社会分化、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化和异体。这样,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众说纷纭,多少有些瞎子摸象的味道。对历史上和现实

中有关语言学对象的观点加以比较分析,虽不失为有意思的工作,但却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打算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谈起,他是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F. de Saussure 说^①,在分析语言现象时,碰到以下的令人两难的矛盾,研究者必须作出取舍,决定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

(1)首先碰到的是人体器官发出的、可听见的音响,这种具有生理、物理二重性的“声音是音响发音的复合单位”,显然它不是质地单一的现象。

(2)就算声音是简单的东西,它也不过是思想的工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对应:它跟观念结合起来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

(3)“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4)“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

说明 F. de Saussure 怎样走出两难窘境,确定研究对象,正是本章第二节的任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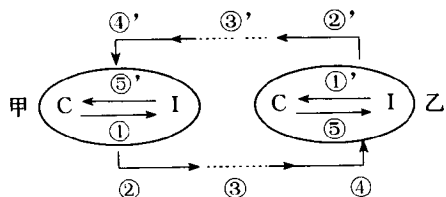
二 不同的语言观

2.1 F. de Saussure 的语言观

a. 言语活动过程 下面是他绘制的活动过程图,我们在扼要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29页。

转述时,把过程诸阶段标上数字,对原有标记作了说明^①。



在上图中,甲、乙为交际双方,C(concept)表示概念或观念,I (image acoustique)表示音响形象。而①、②、③、④、⑤表示从甲脑产生概念到乙脑理解概念这一过程的五个阶段;从乙脑产生概念到甲脑理解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分为五个阶段,不过,用阿拉伯数字并且在其右上角加“'”表示。分析发现,从甲到乙的言语过程的五个阶段的主旨分别是:①C→I:脑中概念引起相应的音响形象;②音响形象→发音器官:把与前者相关的冲动传给器官发音;③甲口→乙耳:传递具体声音的过程;④具体声音→音响形象:从耳到脑进行音响形象的传递;⑤I→C:把获得的音响形象与相应的概念相联结,从而理解后者。

F. de Saussure 认为:第一,③阶段不同于其他阶段,是在人体之外进行的(图中用虚线表示)。对不懂该语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意义的、物理的(从口到耳声音震动的)过程或现象,因而不是语言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②、④两个阶段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图中用实线表示),属于个人的、纯生理的范围,不能“把它作为言语活动的准则”,正如发声乐器或者收音设备的缺陷不改变乐曲的本质,个人声带、耳膜的毛病,如嘶哑、重听等,也不能改变言语活动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2页。

中作为准则的东西,研究发声特点和辨音能力的应是生理学或医学而不是语言学;第三,①、⑤两个阶段是人脑内发生的纯心理过程,但①阶段由概念到音响形象,是主动的执行部分,有明显的个人性质,而⑤阶段由音响形象到概念则属于被动的接受部分。“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头脑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①;最后,当交际双方交换功能角色时,又重复上述过程,只是甲由①、②阶段主动部分的执行人变成④、⑤阶段被动部分的当事人,乙则相反^②。

6. 语言和言语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язык)和言语(речь)。根据前面对言语活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语言是:(1)定位于音响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确定部分,有所谓被动性的、接受性的部分;(2)有约定俗成性质的部分,它具有社会性或集团性;(3)其音响形象和概念意义两个组成部分皆有心理性质,它们彼此结合为同质的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形成系统;(4)在抛开言语活动“混杂总体”的其他部分后,分离出来的社会的、心理的、同质的确定对象,可以把握它、研究它。

根据他的观点,与语言相对应的言语是:(1)言语活动中除语言以外的庞杂部分;(2)具有个人性质的部分;(3)兼有心理、生理、物理特点的杂质现象。因此,研究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次要的,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5页.

^② 在实际交往过程中,每一方都不可能单纯主动或完全被动。“每个说话人都下意识地通过听觉自我检查,而听话人则通过发音部位活动来自我检查(在掌握非母语时,这种‘检查’进行得徐缓而清楚——引者注)。验证说的与听的一致会保证接受的正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见 A. A.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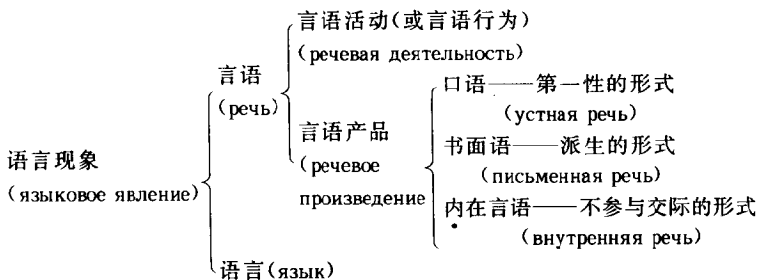
而且没有完整的、独立的、同质的对象。

F. de Saussure 强调语言学“以语言为唯一对象”。在强调语言和言语区别的同时,他指出两者密切联系,并互为前提,它表现在:(1)“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建立,也必须有言语”;(2)“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无论从语言的整体发生或个体语言的形成都是如此;(3)“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不仅听别人说话才能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①

2.2 F. de Saussure 以后的语言观

F. de Saussure 把语言、言语分开的观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不少,这放在后面讨论。接受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对语言和言语关系做了不同的解释、补充、改正,并从各种角度发展这一学说。下面只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a.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原来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现在许多文献倾向于作下述划分: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41页.

一般都说“言语是发生于人际间的行为”(黑格尔),这一行为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考察。两者都具有主体性和个人的特点,并以此和语言相区别。把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提置于言语之上或游离于言语之外,似不妥当。按照心理语言学的看法,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和劳动、学习、认知、游戏等活动一样,是有其自身组织结构、实现步骤和体现层次的;表示言语过程的另一术语“言语行为”则发端于语言哲学,并广泛用于语言学。它侧重于联系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语句。两个术语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内涵。

作为言语产品,口语是第一性的,而书面语是派生的,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口语是最自然、最直接的口头交际的产物,这种交际的典型特征是交际双方在同一时、空环境中,互闻其声,互见其人。但一般说,这种言语产品与口头交际过程一起出现和消失,其分类也基于对言语行为的分析。产生书面语的过程和环境是读者所不知道的,但这种脱离过程后可长期保存的产品,却可向有着时、空距离的交际对方传递信息。书面语的分类一般是体裁的分类,其根据往往是题材、结构、风格,而很少考虑言语行为的过程本身。随着电话、录音、录像、电视、电脑网络等交际手段的出现,这两种言语产品的特点也随之变化,甚至互相渗透。但直到现在,它们的区别依然很明显。而内在言语作为一种产品形式,产生于没有外化的、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言语活动,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把它称做言语的主观形式,以此与上述两种形式相区别^①。这种由不完全交际产生的不稳定形式,过去被语言学排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0.